

柏替·奧林教授緒言

要評論納特·魏克賽尔貨幣學說的特点及其重要性，須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貨幣論爭的背景來觀察。在这时期以前的數十年間，关于国际金本位制(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的組織，是一个突出的問題。当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这一个組織还未及胜利實現，而由于批發价格不断低落，它的地位已經受到威胁。这时关于复本位制(bimetallism)的热烈宣傳几乎遍及各地。关于这一制度的特色、作用及其优缺点，就自然成了在貨幣範圍內討論的中心題材。这时通貨学派与銀行学派之間長久的論爭已成过去，無疑的由后者保持了陣地。关于貨幣数量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則即使在盎格魯撒克遜国家也認為是不足信的。多數学者一致認為如果根据健全的銀行原則，在具有适当担保下發放貸款，則支付工具的供量就不会超过“市場的需要”。在这方面，关于銀行利率水平的問題，則沒有加以討論。

似乎有兩件事情使魏克賽尔对貨幣問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他是英國古典学派經濟学家，特別是李嘉圖(Ricardo)学說的精深研究者和贊賞者。对魏克賽尔数学的头脑說来，李嘉圖所提出的貨幣数量論，比之当时銀行学派的空泛討論要有力得多。这类討論，撇开了“价格为什么要上漲或下跌？”那个魏克賽尔在早年就認為是貨幣理論主要的問題。而李嘉圖学派極端重視貼現政策对貨幣量和价格的影响，这似乎在魏克賽尔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在另一方面，杜克(Tooke)的說法是，当价格跌落时利率一般下降、价漲时則上升，而李嘉圖学說則似乎与之相反，魏克賽尔对于这一点無法折中。这个困难，他通过对龐·巴維克(Böhm-

-Bawerk)利息理論的研究和發展而获得了解决。所謂“自然”利率(“natural”rate of interest)——那就是資本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capital)控制的，也就是被在不使用貨幣时那种迂远的生产方法所控制的——与資本市場上实际發生的利率，究竟有沒有什么关系呢？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关系的存在是肯定的。那末这种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答复是，这两种利率(自然利率和市場上發生的貨幣利率)当然是要倾向于一致的。如果前者与后者分歧，那末貨幣就不能再認為是“不偏不倚的”，以价格变动形态出現的貨幣影响，必將隨之而起。如果貨幣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價格將上漲，反之則下跌。

魏克賽尔始終認為这样的推論，不外是旧有的数量論的引伸。^①而且他对于他自己的貢獻总是認為只是一种可以怀疑的假設，从来没有象他的有些弟子那样的深信不疑。或者以为他的理論可作为对商業循环的一种解釋，但他坚决否認。他对于馬西斯(Mises)的意見——錯誤的信用政策是繁榮和蕭条趋向的根源——抱着批評态度。他的見解可以从下面簡短的引文內看出：“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虽然由信用政策引起的貨幣購买力的变化，在目前情况下确与商業循环相密切結合，而且無疑的对后者还有所影响，特別是还足以引起恐慌；但把这两种現象从其本質上看，說是其間有必然的联系，則似無此必要。商業循环主要的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原因，似乎在于技术と商業的进步，由于其本身的性質不能与当前人类需求的增長——首先是由于人口有組織的繁殖——取得均衡前进的步調，而是时而加速、时而推迟。在前者的情况下，…大宗流动資本轉变为固定資本，这一过程，如我前已述及，是跟随着每一次上升中的商業循环的，实际上这好象是唯一真正的特征，或

^① 參閱例如他在他的 1922 年德文版《演講录第二集》“貨幣与信用”里的序言。

者說，沒有这样的特征是無論如何不可想象的。”^①…“如果在上升的时期开始时，銀行即已充分提高了它們的利率，而在另一方面，当蕭条即將降临时，即有力地降低其利率”，这样，价格水平或者可以保持稳定；虽然，固定資本項下的原料，当貿易兴盛时期將漲价、衰落时是要跌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起恐慌的主要因素或者可以消失，遺留下的只是在加速形成固定資本的时期和新資本轉化为…別的形态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間的輕微風浪。”…“当所謂貿易衰落时期，商品存量的增加，或者就是实际投資的最重要形态。”^②

对于商業循环的特性，魏克賽尔的意見在他的論文“恐慌之謎”^③里，也許是表示得最清楚了。他在那里指出，要解釋商業上比較有規律的起伏現象，有兩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假定有一些外来的力量在不断起着作用，因此造成动荡不宁。还有一个是利用这样一个假設，即認為現代經濟制度，由于其本身的性質，对于一切足以推动它的非正規的力量，將引起一种动荡不宁情况的反应。可以想象这种情况有如一个回轉木馬。魏克賽尔無疑地倾向于后一見解，而且認為通过机敏的信用政策，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防止这种动荡的漸趋猛烈。

魏克賽尔在《貨幣利息》出版以后，研究貨幣問題將近 30 年，因此这里对于他思想变迁的經過略加闡述，也許是值得的。实际上这种变迁是不大的。虽然他对于自己的推論随时准备怀疑、責難，但是他同別的瑞典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生动的討論，在他的理論上似乎并沒有留下多少痕迹。試以他同大衛遜 (Davidson) 教授的

① 《演講集第二集》：“貨幣与信用”，瑞典文第 3 版，第 197 頁。

② 前書，第 198 頁。

③ 《国民经济杂志》，奧斯洛 (Oslo)，1917 年。

討論为例。^①1906年，大衛遜，那是魏克賽尔所極为推崇的，提出这样的意見：当技术进步迅速、生产效率增进的时期，如果商品价格随着产量的增加，按比例地下降，那末比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業將获得更大程度的稳定。他又指出，在效率增进以前，如果貨幣利率和商業利潤（即魏克賽尔所說的自然利率）相互間保持着正常关系，那末价格倘按照效率的增进比例下降时，此种正常关系即可繼續保持。这时將無須变更貨幣利率。如果將利率降低，^②借以防止价格水平下降，则与利潤对比將显得过低，而通貨膨脹現象將隨之發生。对于这个見解，魏克賽尔的答复是：“按照大衛遜所举的情况，由于生产力增进而引起的利潤增加和由于价格下跌而引起的利潤減少——根据他的假定，后者系起因于前者——兩者似乎將相互抵消。但可断言，只有对价格变动能够事前預知并加以估計，或者价格是那样地平稳，并且繼續到那样長久，因此一般認為已經类于固定时，这样的情况才会發生。可是各个商人为将来作打算，从而决定对劳动、原料和信用的需要时，一般总是以現时价格作依据的。”^③因此貨幣利率如不即时提高，价格將上漲，而过了些时，由于生产力增进，使制成品的供量扩大时，价格將下跌，于是商人將遭受損失，局势將受到扰乱。

大衛遜反駁說这样的情况可能發生，但不是一定会發生。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認為当自然利率由于技术进步而趋向于上升到貨幣利率以上时，商品价格的下跌將引起相反的影响，使自然利

^① 參閱載《國民經濟杂志》下列論文：(1)大衛遜，“关于貨幣价值的概念”，1906年；(2)魏克賽尔，“貨幣价值穩定是防止恐慌的一个方法”，1908年；(3)大衛遜，“关于貨幣价值的穩定”，1909年；(4)魏克賽尔，“貨幣利率与商品价格”，1909年。并可參閱布林力·托瑪斯(Br. nley Thomas)，“大衛遜教授的貨幣學說”，載1935年3月《經濟杂志》。

^② 依照魏克賽尔的意見是应将貨幣利率提高，以保持資本市場的平衡，并防止价格水平上升；參閱魏克賽尔的答复。

^③ 前引著作，1908年，第211頁。

率保持低平，这就防止了發生任何矛盾。

魏克賽爾在答复时承認，对这一問題須予以比已往更进一步的注意。可是認為大衛遜的推論有賴于“这样一种不言而喻的假定：实物資本的供給是与生产力作等比例增进的。大衛遜显然有着这样的意見，認為貨幣工資是仍然不变的；这样，如果商品价格低落，实际工資將提高，但实物資本的供給如果沒有增加，实际工資又怎样能提高呢？”^① 魏克賽爾引証了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指出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他接着說：“如果实物資本的数量增加，則即使价格沒有变动，实际利率(*real rate of interest*)^②也將下降，从而貨幣工資將提高。^③…当然，这里我的假定是別的情况仍然一样，就是說，实物資本和实际工資沒有任何变动。…生产力增进而实物資本的供量不变，則必然意味着实际利率的提高，这时除非使貨幣利率与实际利率相一致，也就是說除非將貨幣利率提高，否則市場情況決不能保持平衡。”^④ 虽然价格暫時下跌也是可能的，但是除非將貨幣利率提高，否則价格將發生累积性上漲的倾向。

这种討論，虽然有些混杂不清，但是特別有意味，因为它已接触到推論的一种綫索，如果能跟着追究下去，必然能引向对“自然”或“实际”利率的基本概念的重新考慮和修正。誠如魏克賽爾所指出的，結果怎样，显然在于商人們对价格未來趋向的如何看法；这将影响到他們对于貸款以及工資和原料的需求。至于說商業上的打算总是以現时价格作依据，这样的推断是經不起多少批評的。商人們对于足以决定其打算到將來的各方面，进行研究是不可免

① 前引著作，1909年，第64頁。

② 魏克賽爾使用“实际利率”这个名詞时，其意与“自然利率”无异。

③ 实物資本的供量增加，則实际工資將提高；这样，如果商品价格水平沒有变动，貨幣工資將必然提高。

④ 前引著作，第65、66頁。

的，但在处理足以影响及其投資數額的一些因素时，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不会为自然利率这一奇特的概念所支配的。

魏克賽尔的观点历来所以改变得这样少，其主要原因無疑的系由于他的理論所遭遇到的批評，并沒有深入到根源。^① 魏克賽尔在晚年时，对貨幣理論整个体系又一次表示了怀疑；这倒并不是由于他所受到的批評，而是由于他，同所有别的瑞典經濟学者一样，对于所提出、所辯护的有关战时通貨膨胀解釋的可靠性，他自己發生了疑問。

茲試將魏克賽尔自己所提出的关于其理論方面的修正和轉变，作一簡要叙述。在他的《演講录第二集》：《关于貨幣与信用》，1906年瑞典初版的序文里这样說：“除了‘自然利率’这一有些过于含混和抽象的概念外，我又为‘正常利率’(normal rate of interest)这一比較具体的概念作了定义，那就是当新資本的需求恰好与同时發生的儲蓄相抵时的利率。…这里我在大体上比前更进一步地处理了关于怎样用商品和劳务的供給与需求这个簡單易解的公式，来表示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問題。”

上述兩項修正內的第一項，事后証明，使很多經濟学者認為魏克賽尔的理論，其分析和思考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其中并且包括一些人，他們并不同意他那“在一个不使用貨幣的社会里的資本边际生产力”，也即“自然利率”的概念，認為这样的說法并無效果。至于談到儲蓄与投資的关系，有所謂正常的利率，或信用政策可使这两者达到平衡的說法，已成为大战以后幣制討論的主要部分。其第二項修正，只是表示了研究的重点方面的变迁。魏克賽尔在他

^① 直至最近，由于下列几篇文章的結果，在这方面才有所轉变——林达尔(Lindahl)的《制定貨幣政策的手段》(瑞典文)，1930年和密爾达尔(Myrdal)的“用均衡法进行对貨幣理論的分析”，《对貨幣理論的貢獻》，合耶克(F. A. v. Hayek)編(以瑞典文在《国民经济杂志》發表，1931年卷，但于1932年出版)。

的《貨幣利息》中已曾着重指出，認為一个商品价格的变动既系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则一般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必然同样是这个道理。这在貨幣理論上是一个新的見解。直到那时止，实际上还在那时以后很久，一般都認為这是显而易見的，商品既用来交換商品，则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与个别价格的变动，其起因必然完全不同。因此在經濟学教本中关于貨幣的那几章里，对于一般水平变动进行分析时，总是从貨幣機構的討論开始，而关于价格与分配理論的有机联系方面則略而不談。

在我看来，魏克賽尔在他的分析中最有效果的改革，在于他采取了弥补价格理論与貨幣理論之間的缺口这一重要步驟。基于“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系由于总的需求和总的供給对比下的提高”这一論点，魏克賽尔直覺地感到宜于將这两个方面各分为兩类：一方面是消費品的供給和資本物品的供給，另方面是拟消耗的收入和拟儲蓄的收入。通过这四个因素間关系的研究，使他对价格变动的特性，比較憑旧的数量論分析价格水平变动所得的結果，有了更深刻的觀察，而数量論对于这种足为价格变动特征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問題，却是置之不顧的。还有，按照魏克賽尔的研究方向，对于貨幣機構——貨幣及銀行制度的組織——的分析，只給以次要地位。这样，我觉得有很多好处，例如可以使貨幣理論，比較在特种結構的貨幣下来进行解釋时，有更加广泛的基础。魏克賽尔憑了他的純粹信用經濟这一卓著的假定，順利地摆脱了直到最近还在困扰着貨幣理論的“貨幣数量”这一概念的糾纏。

我漸漸認識魏克賽尔这一方面的理論，比他将价格理論同貨币理論相結合的另一嘗試有更重要的意义。他的另一嘗試是想証明那維持价格水平不变的利率和在价格与分配理論中决定的利率，兩者是一致的，后者或称作自然利率，即資本的边际生产力，或称作正常利率，就是使儲蓄的供求相平的利率。价格与分配的一

般理論，其性質畢竟是靜態的，將其概念引用到比較动态的分析，譬如通貨膨脹問題時，是未必能适应的。与其將貨幣理論建築在这样靜態的分析上，不如在动态范疇中，从各种利率的实际决定因素来进行貨幣分析，似乎更为自然，然后再根据这样的分析来修正分配理論。沿着这样的路線进行，在我看来似乎是魏克賽尔在这方面理論的改革的自然結果。这将使貨幣理論与价格理論相協調，使后者更加倾向于动态的，这时不但象自然利率一类的概念，就是关于貨幣平衡的整个觀点，以及在平衡定义下的正常利率这一概念，或者都可放弃。^①

現在我們再談一談魏克賽尔的第三个修正，这是在他的《演講录》(1906年)第一次瑞典版里所提到的。那是关于黃金生产对價格影响的問題，他說：“我以前曾与古典学派的意見密切一致，認為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参与而發生的；黃金生产超过了需要，首先使銀行黃金存量增加，从而使利率降低，这又进而促使价格上漲。…但經過进一步思考以后得出的結論是，主要重点还应放在产金国家对商品需求的方面；如果这种需求不能为其他国家同样大的物品供应——換言之，对新产黃金的需要——所抵銷时，必然引起价格上漲，而且立刻上漲；这样貨幣利率也許完全不受影响，甚至可能受到方向相反的影响。”^②“因此黃金存量的增加，將在价格变动的背面，發生一种有如“鉤子”样的作用，阻止价格再行回落…这就是說，它不是价格上漲最初的起因，而是在价格变动开始以后嵌进来的一个基础。…我只是順便提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可想象的假定。…由于紙幣不断發行的結果，总是要引起貨幣价值迅速低落，对于这种情况，似也可作与上面相似的推論。”^③“在这方面，同

^① 关于这类問題的分析，詳我的瑞典本《失业的补救方法：貨幣政策、公众事業、津貼及关税》，1934年。其修正的英文本，改題为《擴張論》，将于1936年出版。

^② 序言。

^③ 《演講录第二集》，瑞典第3版，第155頁。

样地，价格上漲，严格地说是首要因素，而支付工具量的增加是次要因素，同时至少可以設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并不發生紙幣的真正过剩以及随之而起的利率降低。”^①但兩年以后，在一次与大衛遜的討論中，魏克賽尔似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論点；他企圖將黃金生产問題說成只是正常利率与貨幣利率之間的差异的一个特殊例子。“就新产黃金而論，它并沒有压低銀行利率的影响，但將使商人以較低价購入以后，可以按較高价在市場售出，从而增加商業利潤；这样將使貨幣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两个因素之間的差异大致仍然不变。”^②

欧战后数年，魏克賽尔又一次改变了他的意見。那时在瑞典展开了关于貨幣問題的活躍討論，有好几位作家抱着正統的魏克賽尔派的态度，但这似乎使魏克賽尔自己却越来越怀疑。^③

在瑞典第二版的《演講录》(1915年)里，魏克賽尔提出了影响比較深远的修正意見，但在他自己則并不認為重要。在序言里他說：“关于貨幣利率与自然利率彼此之間的相互影响，茲所述及的如果并不認為是对我的批評者的一种讓步的話，那末我要声明，我

① 《演講录第二集》，瑞典第3版，第157頁。

② “貨幣价值穩定是防止恐慌的一个方法”，《国民经济杂志》，1908年，第211頁。

③ 參閱載《国民经济杂志》下列論文：(1)大衛遜，“几个理論問題”，1919年；(2)魏克賽尔，“卡賽尔(Cassel)教授的經濟論文”，1919年，譯為英文后載魏克賽尔的《演講录》，英文版，第1卷，自第219頁起；(3)大衛遜，“貨幣問題理論研究”，1920年；(4)考斯道夫·亞克曼(Gustaf Akerman)，“通貨膨脹、貨幣數量和利率”，1921年；(5)魏克賽尔，“通貨膨脹、貨幣數量和利率”，1921年；(6)奥林，“关于价格上漲、貨幣膨脹与貨幣政策”，1921年；(7)赫克休(Heckscher)，“利率过低的影响”，1921年；(8)柏利斯曼(Br sman)“直接通貨膨脹时的利率”，1922年；(9)大衛遜，“关于正常利率概念”，1922年；(10)亞克曼，“通貨膨脹、貨幣數量和利率”，1922年；(11)魏克賽尔，“答复亞克曼先生”，1922年；(12)魏克賽尔，“答复赫克休教授”，1922年；(13)大衛遜，“关于貨幣价值原理”，1922年；(14)大衛遜，“关于战时及战后貨幣价值調整問題”，1922—23年。

感到我的一般論点本来沒有被請求修改”。这里所說的讓步是这样的：“有人反对貨幣利率降低應該对实际(自然)利率有压抑影响的說法；这样对价格进一步上漲的刺激將消失。这种可能，一般是不能否認的。实际利率降低、別的情况不变时，需要新的实物資本，也就是更多的儲蓄。”^① 魏克賽尔認為儲蓄增長的趋势可以远比相反的趋势为强烈，因此可以使已經开始的价格上漲停止。但他对于儲蓄与实际利率之間的这种反应則認為是“次要因素”。

在我看来，这种反駁的含义，比魏克賽尔所設想的要广泛得多。林达尔^②和密尔达尔^③的分析曾指出“信用与貨幣利率的存在是所以决定自然利率構成因素的一部分”。^④ “相对的物物交換条件，倘認為其發展与貸款契約賴以成立的絕對貨幣單位絕無关涉，那是不可想象的。”^⑤ 換句話說，魏克賽尔的自然利率这一概念，在动态分析中，證明是沒有多大用处的。

現在我要談到魏克賽尔对貨幣理論的提出，在《貨幣利息》中和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另一个相歧之处。这并不是說在見解上有什么变更，而魏克賽尔对于兩种分析方法，他自己似乎也並沒有論及其間的优劣。

在《貨幣利息》中，魏克賽尔仍然保持着他自己在数年前的說法，^⑥ 將耐久資本物品——房屋、运河、鐵路等——同自然資源一般看待。他把它們称作“租金物品”(rent goods)。对于寿命比較短促的原料、工具、机器等，他称作狭义的資本。与龐·巴維克的分

^① 《演講录》，瑞典第2版，第202頁。并參閱卡賽尔，《社會經濟理論》，第48节。

^② 《制定貨幣政策的手段》(瑞典文)，1930年。

^③ “用均衡法进行对貨幣理論的分析”，《对貨幣理論的貢獻》，合耶克編，1933年。

^④ 前書，第393頁。

^⑤ 前書，第394頁。

^⑥ 《价值、資本与租金》，1893年。

析相对照时，这就意味着比較地回复到了“固定資本 (fixed capital) 和流动資本 (mobile capital) 的古典派的区别”。^① 这样就只有流通資本(circulating capital)作为工資与租金的基金，用以偿付对自然資源与固定資本的使用；在这个基础上，这就引用了龐·巴維克的迂回生产方法和投資平均时期的理論。

另一方面，魏克賽尔在《講演录》(1906 年及以后各版)里則把全部資本作为工資基金。投資的平均时期，在这里則指由生产中的各原始因素，即从劳动和自然資源的投資到制成消費品的消耗，其間所經過的时间。这个方法有其显明的优点，比如当研究貨幣利率降低的影响时，所有新資本物品比較持久的傾向，可以不被忽視。另一方面，投資平均时期，如果象在《貨幣利息》里所說明的那样用法，则在研究价格变动(例如在变化的商業循环中)时，其概念更加具体、更加易于掌握。如果試將兩种方法的优点結合起来，则其結構似乎將比較接近于后者。那种把非人力的生产手段划分为自然資源和資本物品兩类的無效企圖，势必放弃；这样当追溯及那些已經着手的投資时，其投資的平均时期將無从談起，但投資时期的重要是在于为了構成各种資本物品而进行的将来計劃，并不在于过去情况。

貨幣利率与足以促使儲蓄与投資兩者相均等的正常利率，如果这两个利率趋于一致时，商品价格水平將保持不变——这个論点一般認為是魏克賽尔貨幣理論的基石。但魏克賽尔晚年时，对于上述論点的切实可靠，越来越感到怀疑。他与大衛遜在前一时期的討論，对他影响到怎样程度，我們無法断定。从他最后的論文^②来推断，这是由于他同商人們对于战时通貨膨胀的起因，特別

① 詳本書第 9 章第 1 部分。

② “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貨幣問題”，《國民經濟杂志》，1925 年；譯文列入本書附录。

是对于商品供量减少的影响这些方面的討論，使他观点有了变更的。^①

概括地說，魏克賽尔的學說——在这一点上，同卡賽尔大体是一致的——是这样：如果对投資者貸放的資金超过了儲蓄，該項儲蓄并且由借款者用于实在的投資，那末总的購买力將增長，价格將上漲。但是儲蓄和投資之間如果保持平衡，購买力即保持不变，价格即不会上漲，至少不致就現有商品量的任何縮減程度，作超比例的上漲。談到战时商品缺乏的影响时，魏克賽尔曾指出，这样的推論反映了“对購买力这个名詞缺乏清楚的概念。这里所涉及的問題，只是貨幣購买力。因此有理由可以說，貨物与劳务的市价普遍提高时，其本身就創造了为应付較高价格所需的購买力。”此外所需的只是“流通媒介數額的增加。如果一切支付都用支票，那末这种增加当然会完全自动地实现。”^②这时每一种支付工具的速度將增加，因为多数人在消費習慣上的保守，超过了他們在支付習慣上的保守。并且由于有些人希望增加其現款保有量，对信用將發生新的需求。这时从事限制信用，并不一定能压低这些人对信用的需求。“利率的提高，对一切生产者方面說，要从而限制其对贷款的需求，的确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但是对于那些为了交換而扩大，只是希望加强其現款布置的人，这个方法就难望其收到相类效果。”^③

这些論断，在我看来是值得予以最大注意的。他把貨幣機構

① 当欧战时期，魏克賽尔在各种期刊、報紙以及“經濟社會”中时常討論到这个问题，但論点比較偏于保守。可参阅例如在《国民經濟杂志》里的下列論文：(1)魏克賽尔，“貨幣利率与商品价格”以及由此同卡賽尔教授、同瑞典銀行行員莫爾(Möll)的討論，1918年；(2)大衛遜，“关于价格上漲的片段研究”，1918年；(3)大衛遜，“資本的定量配給”，1918年；(4)赫克休，“貨幣价值的調節問題”，1918年。

② 詳本書附录“斯干的那維亞國家的貨幣問題”。

③ 詳本書附录“斯干的那維亞国家的貨幣問題”。

方面的反应的問題列于次要地位，而从总收入和总的商品供量来討論价格变动問題。这就很明显，象魏克賽尔所討論的情况，由于消費者增加了以貨币計的、对消費品的需求，很容易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漲。这不一定含有任何儲蓄減少的意义，因为这就增加了比如在帳册上所表示的淨收入；所以儲蓄——即收入所得与收入的消耗两者之間的差异——可以不变，同时对生产者貸款过大的一点，也可以一无干涉。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虽然魏克賽尔并没有这样明白指出——即使儲蓄和投資两者之間，象一般所了解的那样，获得了平衡，而收入和物价仍然可以自如地上升或下降。这样，魏克賽尔原有理論的基础之一将不得不放弃。

魏克賽尔曾指出，不但購买力或收入，就是其他如儲蓄和投資，它們的基本概念並沒有充分解釋清楚，当然这个說法是十分正确的。在我看来，这一点倘能做到，那末循着魏克賽尔的路綫来更好地研究价格变动問題是可能的。虽然魏克賽尔的工具是欠缺的，但是他的科学天才，使他对于价格体系变动的特性和形态达到了深刻的觀察，这一点在我看，即使当他的自然利率或正常利率这些概念久已推翻时，仍将永远被認為是一个偉大的科学成就。关于現在对貨币理論的基本原理，包括魏克賽尔自己的貢獻在內，所发生的爭論，如果他还在世能够亲眼見到的話，那将沒有人会比他更高兴的。在他最后一篇論文的一段結論里，充分显示了他对于貨币問題真正科学的和謙虛的态度。他很严肃地这样說：“至于在战后时期，关于那时的不合理的、往往要使人迷惑的价格波动，我不得不率直地說，我所盼望最切的是，能够听到有人对这些問題提出的权威意見，而不是讓我自己來試作解釋”。^①

柏替·奥林(Bertil Ohlin)

^① 詳本書附录“斯干的那維亚国家的貨币問題”。

著者自序

這本書內容並不怎樣廣博，但使我几乎不斷地工作了兩年多。我的原意只是想把關於贊成和反對數量論，尤其是關於贊成和反對複本位制的情況（當時我是傾向贊成一面的），作一明確的敘述和清晰的觀察。但經過思考，不久即使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簡單的計劃。那種認為沒有一個完整的、貫串的貨幣理論可以代替數量論的說法我原已懷疑；經過進一步深入研究，特別是對於杜克以及和他同派的著作作了研究以後，使我懷疑加深。如果數量論是錯誤的，或是在相當程度上錯誤的，那末到目前止，關於貨幣還只有一個錯誤的理論，還沒有正確的理論。至於杜克學派所提出的批評，在其消極的一面有許多地方是正確的、有啟發性的，可是在積極意義上所說的不過是一些陳言套語；這一學派決未能、甚至也未曾認真企圖，從事於組織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直到今天，即使是最杰出的經濟學家，大部分也還缺乏真實的、合乎邏輯的貨幣理論，這並非過甚其詞。這種情況，對當前討論這一問題的順利進展，自然是沒有幫助的。

另一方面，關於數量論，即使象李嘉圖的那樣真正經典著作里談到貨幣時所提出的一些說法，也引起了象作家們隨後所提出的許多異議，使人不能無所增損地加以接受。在我面前唯一可能的途徑，似乎只有循着這位大師的足跡前进，去追尋數量論所由產生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合理結論，從而獲得一個應該既是首尾貫串又是完全符合實際的理論。

從下面所用的思想路線，似乎可以導向一個有用的結論。根據李嘉圖所說，貨幣過剩時將通過兩個方面表現——一個是一切

价格上漲，一个是利率降低。但李嘉圖着重指出，后者只能是一个暫時的現象，因为一等到价格与增加的貨幣量已相适应时，貨幣的过剩就不再存在，而这时的利率，在其他情况不变下，就必然恢复到原来水平。倘要使利率的降低多少帶有永恒性，那就必須使貨幣經常恢复过剩状态，使貨幣的相对量不断增加。所以象这样一个結果，只能在商品价格不断的上漲中实现。这一論断應該是能普遍适用的。实际上在信用經濟發展的今天，它已有了进一步的重要意义；因为物質貨幣量的增加不但造成信用趋于松弛的原因，而且可以产生使流通速度增加（实在的或虛偽的）的結果；这將在下面談到。^①

假使金融機構在非常优惠的条件下供給貨幣或信用，这就必然促使社会方面更多地使用貨幣或信用。結果是价格高漲；而且我們知道，只要是信用繼續松弛，价格即將繼續上漲。当然，在信用紧縮时將产生相反的結果。

但是这里須作一重要补充。虽然这是从这些現象的本質就可以看出的，但往往被忽視，結果是草率地下了与事实相脱离的結論。要曉得，貸款所負担的利率，它本身显然是决無所謂高或低的，只是对持有貨幣的人，就他所能够得到的、或希望能够得到的报酬來說时，方才是这样的。就絕對意義說，一个高或低的利率，并不能影响原料、劳动、土地或其他生产資料的需求，从而间接决定价格的趋向。問題在于現行的貸款利率和我所拟称作“資本的自然利率”的这两者之間的比較。大致說起来，自然利率同在实际交易中的实际利率是一件东西。我們可以將这种利率看作是假定实物資本沒有貨幣參加而用物品貸出时、在这样的供求情况下所决定的利率，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較确切、虽然还是有些抽象的

① 另一方面当利率提高时，又必然趋向于加速貨幣流通，这一显然的矛盾，可以从下面第8章里所闡述的很容易地得到解决，并可參閱本書在以下所說到的。

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論据根本很簡單，实际上几乎是一見就了然的，但就我所知，虽然有些經濟学者也曾偶然提到过，却从未把它当作一个貨幣与价格的完整理論的基础。在我看来，这当是由于利息理論方面的發展迄今所存在的欠缺情况。經濟学家一直不倦地在提醒着他們的学生，認為貨幣与实物資本不是一件东西，資本的利息与貨幣的利息性質上有所不同。但一等到將这类觀念加以运用时，就有如約翰·穆勒 (J. S. Mill) 所說的，几乎無例外地“將兩者混淆起来造成無法解决的混乱”（而穆勒在論証时^①虽然竭尽努力，結果是显得更加混乱）。

直到关于資本的真实原理，靠了哲逢斯(Jevons)的天才，象他在《政治經濟学原理》^②里所写的，靠了龐·巴維克在他著名的《資本实証論》里使之获得充分發展以后，方才有可能对資本与利息的現象作出这样的觀察，那就是在純粹想象的假定下，沒有貨幣或信用的居間，它們可能發生的情况。同时在出現貨幣以后將發生的变化，由此也显得清楚了。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那些“貨幣只是資本形态之一”，貸出貨幣無异是“用貨幣形态貸出实物資本商品”等等的說法都是不正确的。流动的实物資本(也就是物品)是永不貸出的(即使在簡單的商品信用制度下)，貸出的是貨幣，這項貨幣是卖出了商品資本去換來的。

迄今止，还無法使貨幣利率与假定將实物資本用各种物品貸出时的供求下所决定的利率彼此完全一致。实物資本的供給是受純粹的物質条件所限制的，而貨幣的供給在理論上是無限制的，即使在实际上也是有相当伸縮範圍的：在一定时期內，同一宗貨幣几

① 參閱《政治經濟学原理》，第3卷，第13章“关于利率”部分。

②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早年著作还是完全根据旧觀點的。